



南村輟耕錄卷之八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黃子久散人

公望

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

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
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
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其髣髴者正
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寫山水訣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
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執董石謂之麻

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

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

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濶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去聲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

不少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
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
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恠異便當
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濶處氣韻
看雲采卽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
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
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
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
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
皆可爲面臨筆之際始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腕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
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爲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爲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閨畫不過

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難畫絹上礬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爲之上品古人作畫習次寬濶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幘子礬法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爲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他泄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

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恠汝可就南高峯頂爲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今觀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主者至死乃已

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爲僧以避

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緝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寇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髻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鬢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妹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

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吾鄉呂徽之先生

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

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

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蛟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滕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枯藤鶩聲亂功收蔡蝴蜨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東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

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荅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微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暫憇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

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荅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於趙娟相迓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無不恃載權執指薛卓爲梯媒又李肇國史補總叙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軛牛羊日曆云由是輕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節緊慢爲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爲無祖矣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爲利市三倍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爲人陰鷲酷烈嗜斬殺初群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

推以爲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鬪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旣得旁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禽獸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朔淮人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里爲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絕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

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獯荅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衣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毯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之蠻盡槃瓠種屬曰猫曰猱曰獾曰狢狢曰狢狢字皆從犬則諺所謂苗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

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者盡取而靡有子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幼者曰賴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晬者畜爲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即剗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云好則人怒則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蕭亮員成來與敬奔蒲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削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

殘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爲口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將吳大旺敗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中菜市橋外未即進民自爲戰勝完者兵淫刑以逞嘉興僅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尺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已足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邁里古思建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爲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

爲郿塢計用法刻深任執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
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
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等
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旣受圍
遣吏致牲酒於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湏臾毋死
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敗盡殺所有
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
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
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
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

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燔燬
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人華夏民之不幸亦 國家之不幸

也國以民爲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爲之將若相者

在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 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

之以培 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爲又無他奇

謀遠畧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兇之柙而使赴

犬羊耳尚冀保民命爲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

天怒於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爲快實亦自

取之也惟完者則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

忠 君愛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好色固夷性所然君子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罪亦未至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 國家之本剝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周待制月巖先生

仁榮

買地於府城之鄭程兒坊躬義

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孰既成遂名雙硯堂

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

仔肩

登庚申科仕至惠州

判官虔字弱齊俗譌為程兒云

先師錢先生

璧

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

氣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之正色而荅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有他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即具貲嫁之果處子也先生雲間人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 國

初時 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

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

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
小臣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
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
脂又咏胡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
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

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
人謂之佩羹即今魚脍是也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
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
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
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
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
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
仙子之類

太師伯顏擅權之日剡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木兒不花
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
二曲以風之大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
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
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

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啣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
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
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
兒水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
煖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温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
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有
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
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

以輕財仗義爲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
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爲輕生如此荅
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
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
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
再三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
贈以禮辭不受旣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
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
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
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

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荅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今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爲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

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爲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意

攜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盲風惟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拚爲二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爲戰鬪之地凡龍所

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己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
城西柵口方掀蓬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梧碗色白而
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晏然有聲由東北方飛
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
手拾置其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
爲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
月算曆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
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
獻帝時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

舉兵僂孝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
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
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來尅復首尾兩月之間
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瓦礫之區視他郡尤可畏
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分野顧乃松江獨
應其兆與

浙省參政董公搏霄字

孟起

以名行當至正癸巳之間

總兵戊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
及尅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
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

觴既恭且和然後取其所長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
得待士之體矣

不袖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南村輟耕錄卷之八

南村輟耕錄卷之九

天台陶宗儀 九成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
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
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
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
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
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
數作者倣而効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
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

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
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
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巴西
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
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
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楊雄名教罪人其
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澁非古
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
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厦
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

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
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
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
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
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
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
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
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二
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

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
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碑揭
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
一字不汎用善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
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
畧爲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狠跋其胡之義犯
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
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瞻
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
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

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耶律文正王於星曆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
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
把曆蓋回鶻曆名也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
制之小隙沉大舟關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群
燕緣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草食押
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簣子者漠北
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華佗
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

腸仁人不為寶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
 雜寶也三右嬰啼聞木枝抵乳見茅茹如何如百年身反
 爾無根據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
 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四右西狩獲白麟至死意
 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
 能人言其高如浮圖五右纜脫海鶴啄已登方物輿仰
 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
 形體畢具也六右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
 滅彼以不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
 尾不可行也七左八珍般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江

蚍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
 麈沆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
 玄玉漿即馬妳子八右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
 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即今上都去
 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
 八百里也九右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
 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
 用斷梗架片氊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
 心兵也十右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

述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輟印
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酉陽雜俎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刺咱慶王因墜馬得一奇
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胷諸醫罔知所措廣惠
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
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
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爲
鑿者隸焉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
韃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

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
而詳也

浮休閱目集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
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
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
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
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
却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
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請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
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偏

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莫啖女子病即痊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偏趨涼多海榴初綻朶朶感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淺斟低歌且醕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旣而行酒趙公喜即

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爲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恠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貲產又兩月屋燬于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

姪輩詣先壘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戛戛不絕
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
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
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
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
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
佩帶以防姦僞號之製作畫爲圓圈繞圈皆火燄圈
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
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

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杭州赤山之陰曰簫箕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
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
厨刀自割其執幾死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
不合偶問諸闍奴教以煨所割執搗粉酒服如其言
不數日而愈

三寶柱字廷珪色目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
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爲浙省郎中日大書四句於
門屏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伎論
尤比干人易其意蓋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

哉終不顯達而死于難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

與芮

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

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
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侃毋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朴
散俗壞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
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傳延英茂終日迫于用不欲子
卻客俄而車蓋載止餽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
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
止黥髮雲散怡然無吝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

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毋激忿填膺寸晷
是學不迨于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
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
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
當時爲人之父爲人之母觀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
乎苟天下皆如陶毋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
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
哉銘曰髮也者爲養之具賓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異
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毋安可繼乎齊
英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見陶毋碑不

覺淚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真有陶母之志是故今翰林承旨蛻菴張先生翥所撰墓銘有曰夫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肖不克勉于學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錄于此庶亦可以自懼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以學行薦于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一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夫棄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訟于官或死于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從古未之聞也吳中僧祖伯號子庭者素稱滑稽

口古絕句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
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
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千金共君今夜不須
睡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意者矣

世以療馬者曰獸鑿療牛者曰牛鑿周禮天官冢宰篇
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
曰獸醫矣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爲上婦女
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錢
架上生灸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却以竹帚刷

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剗作事件而淹
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剗其兩乳酷毒
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爲食之而使人想之
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爲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
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
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
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
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逃以告縣令令詰之
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
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

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寤者盧氏雜說云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云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灋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

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各之不美羹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腳羊趙與時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

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為顯宦豈無珍羞美膳足以厭其口腹顧乃喜啖人肉是雖人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竄逐而後已天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

壽延

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爲道士受知晉邸後

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劉君時中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爲葬躬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已之壽宥相近春秋祭掃不怠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

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傳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況後世乎

道士張伯雨

雨

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

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閭聞宗師

全節

時爲嗣

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真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爲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

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所往來者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脩譔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荅之或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焉伯雨杭州人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類常怒氣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爲禮腹中之腓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之亡國非偶然矣若鱻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螳螂名曰鸚哥嘴以有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鱻魚盈之反純也背青腹白

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爲鮑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任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自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

予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彙齋之物也彙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彙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成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雪川俞壽翁彙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櫂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泮溺無餘彙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覺不得死竊自念曰我苦就蓐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之爲幸因多食海螵與冷水貽既落血上充

心而身遂亡不數日鬼恠百出妻得奇疾宛若死者但只心胷微溫支體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窟任其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飢經三年餘形骸枯槁無復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詣舅姑所扣寢室戶舅姑曰汝惡得至此必爲鬼矣曰妾以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軀及覘其臥榻已空始信之因問其詳曰妾爲亡婢訴冤攝至陰府即今嶽祠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時打罵則或有之然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妾不得白遂招承

枷禁幽圜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相餽故不餒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撻之一下兒哭遂推妾置竈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強至此舅姑曰汝旣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故也急呼小郎妻問之曰適聞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小郎蓋提控之次子泰甫先爲其妹夫金可大所殺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于此以爲世之妬婦勸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淮海龔翠巖先生開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道理先生與之遊偶市肆粥漢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鏹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

諸女女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吁若先生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二矢著其上斨羽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

二交貫橫亘蓋必昔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鸛鷓之巢
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祛後世之惑長樂
郭德基嘗有華嚴塔顛辨疑行於時蓋郭嘗官此州
目擊其非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髮垂領

南村輟耕錄卷之九

